

小说连载

散文极地

香秘

魔镜

什么琴声? 风一样的柔软,花一般的清香。小鹿漫步在草地,鹰悠闲地在高空摇晃。琴声轻轻地呼唤,我醒来了。我看见许多金色的粉末在空中飘着,那就是音符。我听见有人轻声地叹息,琴声举得很高,似乎快把顶上戳个洞,然后又碎成金色粉末缓缓地落下来。

我能抬起脖子了,手也有了力气,腿还有些沉重,还绑着夹板,却也能抬起来了。我活动了下手臂关节,看来没有伤到骨头,就撑起身子半躺在铺了软垫的床上。

四周没有人,屋子敞亮像是裸露在日光里。我发现这间很宽的屋子像是从崖壁上掏挖出的,墙壁是整块青灰色的石头,有些地方浸出了水,染上了一层绿幽幽的青苔。光源竟然是从一面雪白的墙壁上发出来的。开始我以为那是快巨大的冰,过去伸出手来摸摸,温热的。荧光在玻璃面的墙体内闪烁,我嗅到股太阳烤晒般的气味。

另一面墙是个很大很古旧的书架,整齐地堆满了厚薄薄的书。我能看清书脊上的藏文、英文、汉文,像梦里一样的怪异。可这确实是一间奇怪的大屋子,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那部凡尔纳的小说《神秘岛》,怀疑自己从高空掉下,掉进了尼摩船长的那个神秘的火山洞。

侧面有道木门,绘着艳丽花朵,旁边是个神龛,点着两个铜灯笼,龛内是空的,有几只红蜘蛛绕着油灯飞,影子也是红色的。我听见了流水声,哗哗作响在脚下。屋子里竟然有条小水溪。地面是粗糙的没经打磨的红色岩石,溪水就从岩石的沟槽里

缓缓地流。我看见水里还流动着小鱼,是那种没有鳞片的高原黑背鱼。

我把双脚放下地,岩石是暖和的。我想站起来,脚还没有力气。

“别动,躺下来。”有声音在我背后说。我回头,有个穿着白色衣袍的老头站在那儿。老人须发如雪,脸色暗紫,眼睛细眯,眼角隆起草根须似的皱纹。他手抬起来,朝我轻轻地摇摇,叫我躺下去。他说:“躺下去,你脊椎和腿上都受伤,刚刚才给你修复完整,还没好利索,动了会再次受伤你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”

我没躺下去,昂着僵硬的脖子,有些激动:“我是在哪儿?你是谁?”他说:“你是在我这儿。我是谁?我叫阿注,你就叫我老阿注吧。你放心,不是想害你的坏人。你想好得快,就好好睡一觉。”

我躺了下去,那部探险的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里的“张”跳出来。那也是个人看不出有多老的老头,在香格里拉是个知识渊博的智者。我笑了,笑自己竟然以为小说里的人就是眼前的这位老人。我仰看着天花板上的彩画像晴空晚云似的飘荡着。我眼皮有些沉了。

我还是强忍着脖子,不让自己睡过去。我说:“求你帮帮忙,救救我的同伴。”他看着我,眼睛是湿润的。他手掌在硬白的头发上搓搓,说:“是那个黄毛洋人?”

我说:“肯特是个优秀的飞行员,救救他吧。我们还要一起去完成任务。”他眼睛闭闭,好像有些伤心,走过来,一只手放在我的胸前,说:“对不起,我没法救活他。”

我痛苦地丑上了眼睛,青特的影子好像还在我眼前晃着。我说:“他在哪儿?”老人轻轻把我按来睡着,说:“我

把他埋在雪地里了,还有你们的飞行器,也让雪埋住了。”

我又想撑起来,想对老人吼一声,别埋葬我的飞机。可我已没有力气说话了。身子在暖暖的热气里正渐渐地融化,化成哗哗啦啦流动的水。

老人声音低沉,像是从遥远地方传来的亲人的呼喊:“你在那片死亡的荒地上已经走了十天了。整整十天了呀,与死亡纠缠搏斗,你终于甩掉它了。你累了,该好好睡一觉了。你听,那些鸟的叫声像不像母亲唱出的催眠曲?”

我没听见鸟叫,却看见了一群小鸟在开着花的草地上嬉戏。那是梦里的草地,广阔无边,绿色的草生长到天空上去了。我跟着鸟跑,也会跑到天空里去。

康韦、巴纳德、马里森、布林克洛小姐,还有那个神秘的老人“张”。我在牙齿与舌尖上细细嚼着小说里的人物,在梦的草地上漫着步。身子轻如灰尖,一丝柔弱的风都会把我刮到很远的地方。

我醒来时,屋子似乎更亮了,有片柔和温暖的阳光罩在屋内。老人在念叨着什么,听着像是咒语。我撑起身子,那闪动的光亮刺激着我朦胧的眼睛。我看见那堵闪着光亮的冰墙像电影似的正放映着什么。老人站在墙壁前,背对着我。他念叨着,手掌在墙面上一晃,映象变成一片狂风嚎叫的雪原。雪很大,浪滔似的在荒野是翻卷滚动。他手掌又一晃,把雪野里的什么拉近了。我看见一队在雪原上艰难行进。人与牲畜都披满积雪,驮着东西的牛在深深的雪地上缓缓地动,人裹着厚重的皮袍,把头埋得很低,在狂风里一步一步地挣扎。

老人也低下了头,把手掌推开捂住了眼睛,似乎有些伤心。

我听见他喃喃低语:“死亡缠住了脚步,寒冷没有尽头。倒不下去,就会走出冰河冷窖。”他的手又在画面上一晃,镜头朝远处拉长,我看见了一片壮观得有些悲凉的画面,巨大的冰峰雪山在滚来又滚去的黑雾里挣扎。茫茫雪原冷寂如无人的外星。河水在雪原上划出哀伤的曲线,那些站立着默哀的人就是披着厚雪的高原杉树。

我看见有些小黑点在画面上移动,想看清那是些什么,就爬起来,伸长了脖子。老人感觉到了,手一挥,画面消失了。他唉的叹息一声,回过头来,说:“那是外面的世界,寒风与暴雪横行,并不弱于你们正在进行的残酷的战争。”

我问:“你听说过魔镜吗?”他回头看看,嘴一咧笑了。老人笑起来很好看,慈呼呼的像是菩萨。他说:“你听说过魔镜吗?”

我说:“是神话里的那个魔镜?”我想起小时候,妈妈讲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的那个魔镜。可以看到世界任何地方,还可以说话。当然只说实话不说假话。

他笑出了声,说:“我这是透视镜,就像魔镜一样可以看到外界任何地方。这是我们香巴拉人的发明,已经出现了上千年了。”

他不说了,我却惊奇极了。不为此个神奇得像是神话的魔镜,而是他说的香巴拉。那可是香格里拉另一种说法,难道那次飞机失事,真的把我送到《消失的地平线》里的那个神奇的世界来了。

那个康韦,还有许许多多像康韦一样相信香格里拉的人都在寻找,却踪影全无的神奇世界,我却在无意中,闯进来了……

歌者

“会走路就会跳舞,会说话就会唱歌。”这是藏民族的谚语。在极地生长的藏族,他们以生活的方式,以身体的方式,以及以血液和心灵的方式成为天地的歌者,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唱一首本能的歌,这首歌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。

藏族藉以生存的方式可分为农业和牧业两大块,他们的生活范围因此可分为农区和牧区两大概念。牧民迁徙游走,用一生的时光飘泊草原,从冬季牧场到夏季牧场,季节更替,收起羊毛织成的黑帐篷,收起妻儿老小,统统交给牛背和马匹,然后翻山,然后涉水。脚下没有路,有的只是青草的方向岩石的指引和溪流的牵引。路在心中,更准确地说,是一种方向感。偌大的草原没有指引性极强的宽阔道路,不过这是多年前的事情,多年后,代表现代文明的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横亘了草原,正如多年后政府为解决牧民的定居问题,无偿在公路边修起一幢幢排列整齐、风格一致、式样新颖的藏房,居住在那里是另一种心情。我一直想像着第一次看见柏油路的牧民的惊愕,他们一定张大了嘴,路的无限延伸超越了他们具像思维的边缘,然后他们有一点适应有一点习惯,正如在定居点居住的牧民,他们仍然搭了帐篷去草原,随季节迁徙,定居的精致藏房不过是深冬季节的暂居地。

可以想象他们在牧场短暂驻足时的生活场景。倘若是在夏季牧场,青草都铺开了,各色野花夹杂生长在草地里。有一种蓝色野花在成片生长,蓝成一片摊在帐篷前,站在远处,你会感觉一顶顶黑色的帐篷搭在了蓝色的天空之上,只不知是花选择了帐篷还是帐篷选择了花。成群的牦牛这时候都散落在草地里,一点点黑在青草之上。这是大红大绿的季节,色彩毫不掩饰地艳丽,人在这样的天地中,总想仰头吼一嗓子,这是本能的音乐。如是游客,在草原短暂停留,草地赋予他的是短暂的激情和感叹,本能的间乐是相同的,它注定了发声方式,注定了旋律。年复一年生活于草原的牧民,沉积的是血液里的激情,本能的音乐系统成完整的旋律,系统成一首首歌。在冬季牧场,更多看见的雪成片白茫茫延伸向远方。如是晴天,天空那种呈现假象的蓝色没有改变,只是更高了。下雪的时候,密密麻麻漫天飘飞的雪片把天地还原到混沌

初始的时刻,只有牦牛和它主人的帐篷在白蒙蒙的混沌中黑着,一动不动,生命凝固的黑色是这个天地中最坚硬的部分,坚硬到没有感叹和情绪。这是大黑大白的季节,色彩的强烈反差在整个季节刺激着人的眼睛和情绪,忍不住又会吼出一嗓子。

歌就这样产生了,歌声无需修饰和遮掩,一出嗓就向高处爬升,在每个人自身声音的极限处延展。这样的歌你甚至不需听懂歌词,就知道唱的什么。实际上歌本身没什么词,几个简单的藏语发音。我一直坚信,无论歌身在世界何处,无论你知不知道藏歌,甚至你不知道有歌这种方式,当你闭上眼睛,听到这种声音,头脑里出现的画面一定是极致的画面,有宽阔的原野,有山峰,有高高在上的蓝天。正如在蒙古歌中,你听到的草原的苍茫使蒙古歌形成了大气的苍茫气氛,即或乐器马头琴,弦一拉动,苍茫之音倾泻而出。歌的苍茫当然也夹杂了整个民族穿越时间长河的苍茫。在藏区,诗人不会写出天苍苍的语句,藏区草原没有苍茫之感,只有明亮,明亮不是情绪的欢乐,而是自然生命的澄澈,正如歌,藏歌的气氛是透明的,不苍茫,又如乐器,藏族人喜欢二胡,这样悲怆的乐器到了藏区,胡还是那把胡,音色和气氛却一点不同,因此藏区的二胡从气质到性格都已完全改变。

无论农区和牧区,每个人都是歌者。音乐的本质都相同,不同的只是方式,比如史诗《格萨尔》传唱者,拿一把三弦琴走遍草原。另一种歌者比牧人更漂泊,甚至连暂居地也没有,她们是一群乞讨的妇女,按现在的习惯思维,总会找找乞讨的原因,好手好脚却为什么乞讨,就算是一场雪灾吧,一次身不由己的选择。实际上乞讨者自身没有任何顾虑,她领着两个孩子来到一个牧场,以歌声乞讨,唱一些颂歌或祝词,这是一种生活方式,或说生命方式。颂歌或祝词属于别人的歌,她有自己之歌,在孤独途中,哼唱着走,老远听见,就知道她们来了。那是由六字真言组成的歌,旋律像别的藏歌那样透明,也没有悲怆,听了,却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想时流逝,时就这样悄悄走过了我们身边。

田野笔记

亲亲水磨情

高原的夏天是美丽的代名词,广袤的草原上百花齐放,百鸟争鸣,牛羊像黑珍珠和白珍珠点缀着草原。还有清清小河上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点亮了我的眼。

多少年了,我远离故乡在他乡梦寐,记忆里似乎逐渐模糊了水磨的存在。最近,偶得机缘回到故乡的小山村,远远眺望村寨,除去那红红的藏房带给我亲切和眩目外,便是那伫立在山涧沟谷的水磨。我匆匆迈步,奔向水磨。

一如当年般宁静,它依然是那样朴实无华,没有炫目的色彩,却多了一份亲近,多了一份归于自然的惬意。我走近它,轻轻依偎在它身旁,看潺潺流淌的溪水,泛起雪白浪花,歌唱着生命生生不息的力量。那一刻,我恍若隔世。

也许,前世的我是一座屹立山涧沟谷的水磨,常年累月轻抚流淌的溪水,用木讷的羽翼让溪水变得更加温柔,我们就这样一起默默凝视身旁的村庄,炊烟和村里辛勤劳作的人们,他们每天都在演绎着不同的故事。

也许,前世我是一粒青稞,在地里努力生长,被勤劳的主人收回家后带到了你的身旁,于是我蜕变成

了飘香的糌粑,带给牧人欣喜和希望……

我一遍一遍猜想着自己的前世,如果不是如此,我为何见到纯朴美丽的你时,会如此的感动,我们是有前世今生的缘分吧。

小时候,每年秋天和阿妈一道背着沉重的青稞来到你的身旁,看着你在溪水中转动着羽翼,空气中就飘散起了糌粑的馨香,我也就看到了阿妈脸上温暖的笑容。我看着我美丽的羽翼妄想,有一天,我也要长出一双飞出大山的翅膀。

那天,天空刚刚发亮,我踩着露珠经过你的身旁,离开你,离开村庄,去了遥远的他乡,转身最后看到你在晨曦中逐渐清晰的身影,我朝你微微一笑,因为我果真长出了一双飞出大山的翅膀。我实现了愿望,却距离你越来越远了,慢慢的我开始淡忘了你的存在。

今天再遇见你,朴实依然,却更加如袅袅淑女静立于此,依然不停地转动着美丽的羽翼,抛出糌粑的芳香,赠予善良的牧人,换来最真的笑容。

亲亲水磨啊,此刻我就依偎在你身旁,你可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孩童一次次地奔向你,是你给了他一双飞出大山的翅膀。

康巴诗汇

画

爷爷念了一生的玻璃念珠 外婆筋脉皱起的手背 父亲的旧马鞍和半自动猎枪 阿妈种在绛红色藏房窗台上的海棠 巴塘夜里硕大的月亮也画上 德格凌晨的星星也画上 再画上一个野孩子 沉默,吟唱

相

有三幕梦境,反复困扰我一幕,弯弯曲曲的天梯,仰面坠落,再坠落,似乎无底但总能平安无事,掀起下嘴唇吹动额头顺搭的头发 二幕,或是飞翔或在游泳 这都不是我擅长的 蓝色啊天,翠绿哦海 张开了双臂,那种自由我在欢笑,我也忧伤 三幕,围着盆谷的山峰都在燃烧 每座山峰演绎着一副唐卡 会动的唐卡 每个故事栩栩如生 上师只说一句话 我问过不同的老人 似乎每个梦境都不太吉祥 第四幕的梦境 我不常说



作者簡介

陈秉圭 男 汉族 1944年生于四川重庆,196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创作的藏画作品参加第5、6、7、9届全国美展以及其他大型展览并获奖,多次赴海外进行文化交流和举办展览。

图文据《雪域丹青——辉煌甘孜六十年美术作品精选》

旅行天下

重访边城

边城,原是一个名叫茶峒的小镇。这里就是沈从文先生笔下《边城》所描写的地方。小巷、石板路、吊脚楼、背篓以及酉水山歌,真的是天籁野趣,情韵无限。

在长长的旅途中,从凤凰到茶峒,我有过一刹那恍惚,仿佛置身于沈从文文集里。整个湘西,也就是装在先生心头的一本书吧。就在漫长的旅程使人寂寞时,边城茶峒出现在视野——仍然古旧的老街,仿佛时光也是静止的。

穿过一个洞门,进入小镇。青石道整洁风雅,吊脚楼古色古香。这天正逢赶集。

茶峒街上飘散着淡淡茶香。那满街入眼的,全是布匹、烟草、茶叶、五金、山药、禽鸟、篾货、瓷器和绣品之

类,让人目不暇接。还有很多是我此前不曾认得的,如蒿子粑粑、荞麦粑粑……在小镇里徜徉,沿着青石板的路顺坡而下,不知不觉到了古渡旁,山崖上有沈从文先生手书的“边城”二字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洁白的雕塑。她,就是那个摆渡女孩翠翠了。先生写道: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,把皮肤变得黑黑。触目为青山绿水,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……俨然图景中一道风景。如今,她便真的成了图景里永恒的风景了。风景里头,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美丽守候。

一艘游轮带我们上了翠翠岛。岛上杨柳依依,花木环抱,奇石嶙峋。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个美丽忧郁的翠翠塑像,眼神忧伤,长辫子在身后垂着,脚

边依着一条狗。等待?等待。这么多年了,那个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,至今没有回来。或许,或许就在明天,他便真的回来了。

《边城》里的文字是鲜活的,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,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。可每每读起便不由自主地忧伤,总是会触及到某根脆弱的心弦。

接下来,我们登上一艘小船顺流漂下。水面很静,似乎感觉不到它的流动。巨大的两架水车靠在岸边,缓缓转动着。这样的寂寥里,仿佛能隔着一道江听到水车转动时的吱呀声。

坐在船上,看见水边洗衣的女子,各色的衣物在水里起起落落。还有水边洗发的姑娘,那柔柔的长长黑发散

在水里,绸缎般光滑地飘摇。经过拉拉渡口时,看见空中横着一道铁索,横贯船舷。不用用桨,只需拉这铁索,船就自然前行了。

溯江而上,我们跨过一座桥,就到达重庆的一个叫洪安的小镇。沿途看见水边的吊角楼,一一呈现出陈旧的古色,有些斑驳。底下是石头堆积的台子。这样的午后,依然是静,不过这山水的静谧的确是迷人的,倒影深深,不过大多是改造的,多不见当年风情,自是比不得凤凰。

在这静的水上,看四周青山环抱,岸上的人背着背篓在山道上匆匆返回,听船桨有节奏地激起水波。什么也不想,这样的时刻,已是灵魂最为沉静的回归。

雪花

第2242期